

## 春日海棠



作者供图

## ■山里人

春，追风逐日，绿意渐浓。走在三塔湾畔，只见草花满地，嫩柳拂波，更有海棠树像是着了魔，捧出千百娇艳花朵，呼啦啦簇拥而来。

这长着一树树海棠，是垂丝海棠，还是西府海棠，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其枝干疏朗挺秀，飘然而立的绰约风姿，在于开了花的——浓而不厚，清而不淡，艳而不俗，粉中带丽，娇里含羞……在于尚未开的，“小蕾深藏数点红”“且教桃李闹春风”，勾人联想。

如是，坐在苏公煮茶亭里，岂能无动于衷。

遥想千年，苏轼在一个月光不明的春夜，见园中廊上的光线照不到海棠，“只恐夜深花睡去”，便独自举烛，面对溢香“国艳”，不敢造次，像守护心上人似的，只是轻轻地呼唤……后来，曹雪芹有感于东坡诗句的感性，欣然把它写进了《红楼梦》。

话说“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宴中有个摇骰抽籤饮酒的游戏——先抓到籤的是宝钗，“只见籤上画着一枝牡丹，题有‘艳冠群芳’”，端方通达的她，还真是众望所归。待轮到湘云，一伸手就掣出枝海棠来，且有诗云“只恐夜深花睡去”，而此时，孤高清逸的黛玉，则笑将“夜深”改成了“石凉”，旨在打趣湘云。然“憨湘云醉卧芍药裯”，较之“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倒显得落落大方。

其实，有朋友也许早想到了，《红楼梦》里还有一幅《海棠春睡图》，与湘云醉眠何其相似。我没看到过图，想想，画中定有春日海棠，有熟睡了或者半醒着的美人，抑或

还有看了仍不愿移开视线的诱惑。

书上，“大家来至秦氏房中。刚至房门，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袭了人。宝玉连说：‘好香！’入房向壁上观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其联云：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案头置有“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以及“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等等。

就凭这只“木瓜”，也大抵可知画中美人是杨玉环。有说，一日李隆基登沉香亭，召杨贵妃，见妃半醉半醒，醉颜残妆，鬢乱钗横，于是笑曰：“岂妃子醉，直海棠睡未足耳！”

关于“海棠春睡”这个话题，唐明皇答了“睡未足”，将美人比喻为花；而东坡则答“恐睡去”，则把花拟成了美人。

历来，这样拿海棠打比方的，是

大有人在。步东坡后尘的女词人李清照——千古第一才女，就在其列。能说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确实了不起。“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雨打疏林，看似冲击，实则也是一种洗礼。《如梦令》都快回了一千年，不知有多少人亦从中懂得——美人如花，花如美人，有说天下男人惜花，是一种爱；而世上女人惜花，则是一种怜，即一朵花对另一朵花的惺惺惜惜，婉转如同现时三塔湾里的河水，绵绵柔柔。

婉约之后，还有痴情。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陆”的陆游，在公元1170年，由运河经三塔湾入蜀，一待便是八年。因蜀地海棠闻名天下，甚是奇艳，引得放翁诗兴大发，且被“市人唤作海棠颠”。

天下繁花千万种，这一树梅花一放翁”，何以如是痴爱海棠。原来，内里还有个令人感慨无比的故事——无奈中，陆游与唐婉分手，诗人拿花送妻以示纪念。唐婉拿手帕掩着面哭泣：“这是什么花？”“这是相思红！”陆游声音哽咽。“不，不，这不是相思红，是断肠花！”才女泪如断珠，全滴在了“断肠花”上。这花便是竹节海棠，又叫半边莲。

湾里，海棠树不多，但每株都显得格外雅致。我好想把它看个够，且坐在亭上，也把相关海棠的故事想个够。

临了，出亭，三步一回头。侧光中，我瞥见有根海棠枝杈生得奇峭，只余末梢独欢独跃在外，眉目传情。缓步出湾，忽喃喃“来年依旧笑春风”，像在说给海棠听，且又像是自语。

## 《呼啸山庄》：我的第一本西方名著

## ■陈平

影院里新版《呼啸山庄》上映的消息传来，仿佛一阵荒原的风，瞬间吹回了多年前的旧时光。上小学时，我是偶然从电台广播里，听到了对这本西方名著的介绍，那凛冽又浓烈的故事，一下子揪住了年少的我。于是我攥着一点点攒下的零用钱，在街角小书店里，买下了人生中第一本西方名著——那本带着淡淡墨香的《呼啸山庄》。

那时的我还读不懂其中深沉的爱恨与疯魔，只觉得书里藏着一股野性的力量，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的纠缠，晦涩又让人放不下。

在那个对西方文学一无所知的年纪，这本书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一片完全陌生的文学天地，也成了我童年里珍重的一本藏书。

印象很深的是，读理工科出身的妈妈从没读过西方名著，可她会在我和爸爸出门之后，偷偷拿起我放在桌上的《呼啸山庄》，一个人坐在窗边安静地翻看。她不明白什么是精神分析，也看不透文字底下压抑的痛苦与执念，只是好奇女儿如此着迷的书里，到底写着怎样的故事。那份笨拙又认真的阅读，现在想起来，格外温柔。

后来上了大学，在我喜爱的英美文学课上，再次邂逅了这本

名著。在老师的解读下，《呼啸山庄》早已不只是一个古老的爱情故事，它更像一部深刻的精神分析小说，剖开人性深处的创伤、偏执、孤独与占有欲。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依然会为执念所困，为孤独所扰，为爱而不得辗转反侧，所以总能在这部百年名著里，照见自己的影子。

这些年再重读这本书，再看如今新拍的电影，才真正体会到如书名的当下寓意。每一次翻拍，都是这个时代对它的全新解读——用现代人的目光，去理解那些极端的爱与恨，去看见人物内心的破碎与挣扎。

2026年的电影版本，无论你喜不喜欢，它捕捉到的是一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東西——对极致情感的掌控欲，对占有与失控的迷惘的当代情绪。这或许不是艾米莉·勃朗特的原意，但它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部分观众的内心投射。

真正的名著，就是拥有这样穿越时空的魅力。它从19世纪的狂风荒原里走来，穿过岁月，抵达童年的我，抵达偷偷阅读此书的我妈，也抵达今天坐在影院里的我们。不管时光走多远，只要人心还有爱与痛、挣扎与渴望，《呼啸山庄》就永远不会过时，永远有属于当下的意义。

## 四月，去看花

## ■沈燕萍

进入四月，春日的一场花事接着一场花事。稍不留神，漏了一场，再看就要等明年了。

在春风春雨的滋润下，紫藤花冒出花骨朵。想着找最近的地儿看紫藤花开，当数小镇图书馆的那三大丛。于是，我在单位吃过中饭，开了电动车急急前往，要知道花开不等人啊！老远就看到了，竟然很像一串串紫葡萄呢。我停好车，走近了细细看，整串的花朵如瀑布一般下垂，单独看一朵朵又似一串串小小的铃铛。与温婉的紫藤花朵不同，紫藤的茎呈现出突兀般的粗壮。这茎，品性像野生的女子一般，沿着可攀爬的物体，倔强而不遗余力地向

上生长。鼻子凑近花串，闭上眼睛，我深深吸一口气，真的，有清清淡淡的香气！江南一带，院墙上、假山凉亭边、木质长廊顶，有了这么一两株紫藤，一定会为粉墙黛瓦的深宅老院平添不少风情。如果碰巧下着春雨，雨水浸润了花朵，仿佛吸收了它们的紫色，向下流淌的水滴也变成淡紫色的了。

微信朋友圈看到不少“黄木香开了”的图文。在我们小镇的幸福路转角处，有一栅栏的黄木香，满满当地盛放着小黄花，如果不仔細辨认，还以为黄色的蔷薇或月季呢！它们左右上下延伸并垂挂，把一排栅栏掩盖得严严实实，如同一匹涌动的黄锦缎。绿底黄花，满眼鲜艳的色彩喷涌而出。这么

密密麻麻的花，一朵挨着一朵，一片连成一片，风一吹，帷幔一般翩翩飞舞。有年轻女子穿着白裙子，袅袅婷婷地从大丛的花墙下缓缓走过。长发飘飘，白裾飘飘，实在好看。轻轻一个回首，微微一个香软眼神，醉了的不只是跟拍的摄影师，还有路人甲乙丙丁。

我从网上查得，木香花别名七里香。原来这就是七里香啊，年少时的一个谜团终于得以解开！那个时候，诗人席慕蓉的诗《七里香》正火，当时，没刻意去记诗的内容，倒是这个题目一直深入内心。今天在花下再来读这首诗，“而沧桑了二十年后我们的魂魄却夜夜归来微风拂过时便化作满园的郁香”，微风拂动岁月，光芒缓缓铺开。晚上下班回到自家小区，大门

进口处，两侧齐齐整整的绿化带中，出现了玫红色的花朵儿，原来杜鹃花也要绽放啦！映山红一到城里，就把名字改成了杜鹃，规格也变成了盆栽或者绿化带栽种。在大山里，我曾看到过红红火火的映山红，那种浩浩荡荡的野生力量，像极了张牙舞爪的火焰。现在，这花儿去了野性，更多地显现出斯文与含蓄。细长的叶，精致的花，植物也懂得因地制宜、适者生存。可见植物也有两面性，这多像我们人类：在职场穿正装，严谨有度；在休息日，着休闲舒适版型衣服，放松心情。

一场场花事无比短暂，也无比珍贵，相遇那一瞬，让我觉得世界很小，我们能够见面。明日，明日有什么花？走，明日去看花！

## 范蠡秤的故事

## ■方天雨

小区门口常有一位老太太卖菜，青菜沾着露水，萝卜带着泥土，她对过往的人轻轻吆喝，声音刚好揉进晚风里。清晨徒步完，我牵着女儿慢慢走，她的小手软软的，一路东张西望，来到老太太的菜摊前停住脚。

摊边立着一杆旧木秤，秤杆被岁月磨得温润发亮，细细的秤星嵌在木头上，像落了一排细碎的星光。女儿蹲下身，指尖轻轻拂过冰凉的秤杆，又碰了碰沉甸甸的秤砣，抬头望着我：“爸爸，现在都用电子秤了，怎么还有这样的老秤呀？”

我蹲下来与她平视，目光落在

那杆秤上，忽然想起嘉兴城南的范蠡湖。二十余年前我初来此地创业，只知南湖之畔有此一湖，常常路过却未曾驻足。后来城南公园被改叫范蠡湖公园，我时常带着晚辈徒步其间，才慢慢知晓那段沉淀在水波里的往事。范蠡助越灭吴后，携西施泛舟至此，西施常在湖边梳妆，胭脂落入水中，便生出了五彩斑斓的螺。彼时的范蠡站在湖边，望着悠悠湖水，心中思量着前路：是重回官场，还是另寻他路？最终他选择弃政从商，坚信商人亦可通有无、济万民。

“这秤，和那位叫范蠡的古人有关。”我轻声对女儿说。

女儿眨着眼睛，听得格外认真。我继续讲：民间流传，范蠡见

市井交易多有不公，有人缺斤短两，有人以次充好，便想着造一件能定公平的器物。一日他见百姓以石衡物，又抬头望见天上星辰——北斗七星指引方向，南斗六星定准方位——心中豁然开朗。于是他以身星辰为喻，造出十六两秤：前七两对应北斗七星，教人做事有方向；中六两对应南斗六星，让人行事有定位；最后三两，便是福、禄、寿。

“商人卖东西，少一两，便折了福；少二两，便损了禄；少三两，就连寿都缺了。”我指着女儿的眼睛，慢慢说道，“这杆秤称的从来不只是货物的斤两，更是做人的良心。”

女儿静静听着，小手依旧抚着那杆老秤，半晌才轻声说：“爸爸，

原来小小的一杆秤，藏着这么大的学问。”

风从远处的湘家荡吹来，带着湖水的清润。我想起这些年与友人挖掘范蠡文化，发起相湖徒步，每年清明的第一个周六，约上好友和孩子，无论人多人少，始终如约而行。一路走，一路讲，讲范蠡在湖畔悟道，讲这杆秤里的诚信与公道，讲藏在商业背后的人心与道义。

我摸了摸女儿的头，没有再说什么。女儿点点头，紧紧牵住我的手。晨光落在旧秤上，秤星泛着柔和的光，像一盏小小的灯，照亮了眼前的人间烟火。她还小，未必全懂，但或许某天，她会在自己的路上想起这一刻。

## 撑伞缓步行春径

## ■全陈蓉

去衢州时，恰逢春雨绵绵。天公不作美，在雨中游览衢州的山水，会不会因行路不便而少了不少情趣？

车子疾驰到衢州境内，我隔窗向远处眺望，眼前不时晃动着一片片明晃晃的黄，晕染成窗外最亮丽的底色。远山、房屋、树木隐在雨雾中，如同蒙上一层轻纱，渐渐褪了色，沉入宁静、素雅、柔和的氛围里。只有大片大片油菜花在水雨的滋润下，那明亮亮的黄如浪潮般，不时在田间跳跃、奔腾，与春雨碰撞出最强烈的和音，一浪高过一浪沉醉在乡野山水中。我仿佛看到孩童时的自己奔跑在开满油菜花的田野，整个人被金灿灿的黄包裹、浸染，浑身熏满油菜花的香味。窗外的油菜花与童年的时光不时冲击、重叠，唤醒了沉睡的记忆，让我与春天撞了个满怀。

走进药王山时，满目是被雨水洗涤一新的碧绿色，深吸一口气，清冽得沁入骨髓。迎面飞流直下的瀑布群汇成山的“眼”，在山涧欢快地舞舞舞，玉珠落盘般响彻山谷。

整个药王山有27处瀑布，也许是雨水的缘故，形成“一步一瀑、十步一潭”的壮丽奇观。衢州第一瀑的马尾瀑水流飘逸而下，如马尾般拂过青山，在雨中更是声如洪钟，水雾漫天。神农双瀑并行倾泻，落入清澈见底的碧潭，水雾轻盈，在浓荫古木映衬下格外壮观。

药王山，相传炎帝神农氏曾在那草中隐居，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山中隐居，扁鹊、华佗、李时珍等采药而得名。山中有回生桥、不老桥、济时桥等，这些用古石垒成的桥在春雨滋润下格外古朴、清幽。撑伞走在桥上，如踏在药王行医采药的古迹，让我在时空交错中竟有些恍惚。

登江郎山，最奇特的当

然是三石石和一线天。从“豆包”上查到，那三座顶天立地的石峰呈“川”型，分别是郎峰、亚峰和灵峰。而亚峰和灵峰对峙，高耸陡峭的石壁中间相隔成一道直冲云天的狭长缝隙。

走进一线天，仿佛遁入一条云雾缭绕的仙道，两座红砂砾岩巨峰像被巨斧劈开，相互对望，彼此恋恋不舍。一阵清风徐来，似窃窃私语，在山道间流淌着一股股清音。

拾阶而上到了登天坪，雨雾如神秘的面纱，笼罩了三石石陡崖伟岸的身姿，只有巨峰般的身影若隐若现。忽儿云雾散开，石柱般的亚峰鹤立眼前，千万年来被风化的岩壁凹凸斑驳，粗糙坚硬的石骨被大自然雕琢成深浅不一的沟壑和纵横交错的纹理，清晰可见赭红色的岩石、绿色的青苔和苍劲的树木，如一幅神奇的画卷扑面而来。此时，一棵灼灼盛放的桃树在雨水中格外娇艳妩媚，如含情的女子面对着石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我一直觉得春风春雨让人恼，难以融入那种湿漉漉的氛围中。前不久晚上看完电影《呼啸山庄》，看到被雨淋湿的街头，让小城恍若笼罩在一片宁静之中。偶有疾驰的车子飞驰而过，仿佛坠入夜晚的朦胧和神秘之中。突然被划破的喧嚣，让街道、路灯、高楼、行人如同默片定格在茫茫夜色之中，与电影中的那些雨景画面交织在一起，让我好像一下掉入江南的烟雨里，空濛得竟有些不知所措。而此次雨游衢州，更让我跌入山水的空灵迷离中，得到身心的抚慰和滋养。

日本松尾芭蕉俳句：“春雨霏霏，艾草新长，青径踏春行”，“落花飞雨里，撑伞缓步行，行于春径。”相对于春和景明的明媚，在雨中踏春，倒是体验到了别样的意境，让我欲罢不能，一时有些沉迷。

## 一把香椿

## ■许宏林

前天，表妹微信留言，我妈给你寄了自家院里刚摘的香椿，收到后洗净控干水分，分小堆冷冻起来，吃的时候解冻，口感和刚摘下的新鲜香椿一样。看着这段文字，鼻尖仿佛已经萦绕上香椿独有的清鲜香气，心里也泛起一阵家乡的温热。

昨天，我收到了姑妈寄来的香椿，打开层层包裹的纸箱，一股清新的春日气息扑面而来，满满一箱香椿整齐码在里面，嫩红的芽尖带着水润的光泽，叶片娇嫩得轻轻一碰就簌簌掉落，凑近一闻，还是记忆里熟悉的味道。我立刻拨通了姑妈的视频电话，屏幕那头的她正坐在院里，打理着剩下的香椿，头发已添了不少银丝，脸上却依旧带着温和的笑容，反复叮嘱香椿的存放方法，生怕我存放不当，误了这家乡的美味。

我的姑妈，是我父亲的妹妹，一辈子朴实善良，对我们这些侄子侄女，向来掏心掏肺地疼爱。这份姑侄情，从年少时起就深深烙在了我的心底。思绪顺着这把香椿，一下子回到了四十多年前，我去离家有十里路的镇上读初中的日子。我每天早出晚归，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姑妈家离学校不过两里路，心疼我奔波，便执意让我冬天住在她家，免去我冒寒赶路的辛劳。

那时候大家日子都过得并不宽余。姑夫是工匠，整日里有做不完的木工活，家里家外的重担几乎都压在姑妈一个人身上，两个表妹在上小学。姑妈白天要钻进地里干农活，忙得脚不离地，傍晚

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还要给我和两个表妹做好热饭热菜，等我们吃完，又洗衣、喂羊、收拾家务，一桩桩一件件，从天亮忙到深夜，其中的辛苦，无需言说。那时候我年纪尚小，唯一能帮姑妈做的是放学后，辅导两个表妹写作业，看着她们弄懂难题的模样，心里才有能为姑妈分担一点的喜悦。

姑妈没读过多少书，却天生聪慧，肯钻研，是村里远近闻名的种庄稼能手，经她打理的庄稼，总是长得比别人家的好。她虽不懂什么大道理，却格外看重读书，一直鼓励我好好上学，将来走出农村，有更好的出路。后来我去市里读高中，寒暑假回家，总会特意去看望姑妈，跟她说说学校里的事情，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她总是听得格外认真，眼里满是欣慰与期许。再后来，我考上军校，远赴部队，离家越来越远，一年到头难得回家一次，每次回来，必定要去姑妈家，吃上一顿她亲手做的饭菜。

我成家之后，日子愈发忙碌，逢年过节给姑妈通个电话，听听她的声音，问问她的生活状况。岁月匆匆，一晃我已五十多岁，青丝染霜，眼角爬满皱纹，而姑妈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身子骨不如从前硬朗，却依旧闲不住，守着地里的庄稼和自家院子。这把香椿，承载的不仅是春日里的鲜味，更是姑妈沉甸甸的牵挂与疼爱。

一把香椿，一生亲情。姑妈的爱，朴实无华，却深入骨髓，藏在每一顿热饭里，藏在每一句叮嘱里，藏在这千里寄去的香椿里。这份亲情，无论走多远，无论过多久，永远是我心底温暖的依靠。